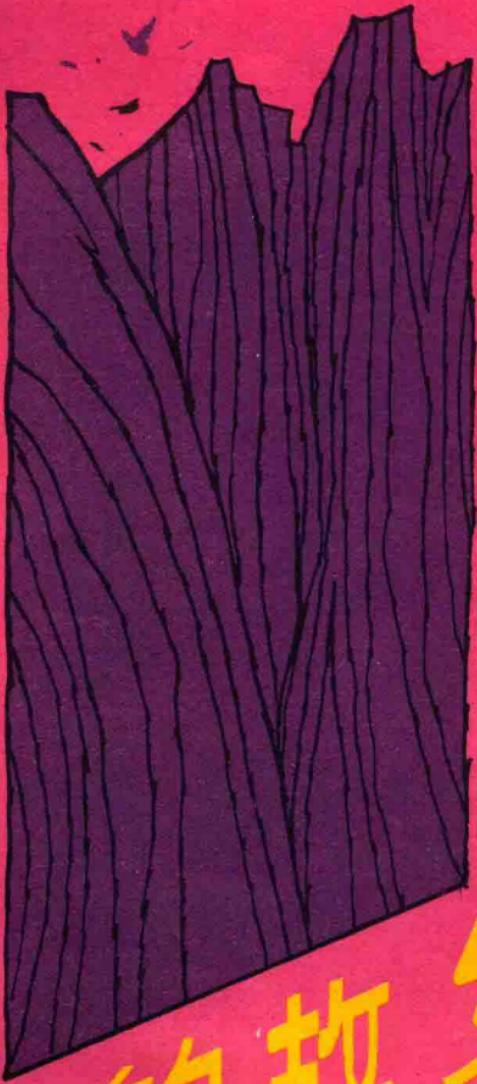


蔚桦



鹰的故乡

YING DEGU XIANG

我的脚步
YINGO DREAM



鹰的故乡

蔚 桦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12月·贵阳

责任编辑 彭念谷

封面设计 胡朝惠

技术设计 潘建源

鹰的故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阳大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32开本 4,343印张 73千字

印数 1—2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1-01376-4/1·203 定价：1.50元

目 录

一 深夜的木鼓声	(1)
二 土牢里的王子们	(15)
三 米沙部落成了一片灰烬	(33)
四 老林就是他的家	(39)
五 要有一支快枪就好了	(49)
六 是他，肯定是他	(62)
七 啊！水，水呀！	(72)
八 往事历历	(81)
九 走，到林子里去	(98)
十 耳听为虚	(108)
十一 煮在锅里的鸡飞了	(114)
十二 将计就计	(121)
十三 再见，阿佤山	(135)

一 深夜的木鼓声

木拖王子下山已经整整两天了，至今没有半点消息，米沙部落上百座草楼里的阿佤人，渐渐感到不安起来。

从早晨开始，就不断有人来到寨子门口那株被雷劈倒的大榕树旁，手搭凉篷朝山下南棒河方向眺望，但除了填满沟谷的白云和盖住山岭的龙竹以外，崎岖的山路上，始终不见木拖王子和护送王子前去赴宴的猎手松板的身影。

在部落西边紧靠寨墙的草楼上，蒙娜正没精打采地在捻线，她靠在木柱上，两眼发直，好像在专注地观望什么，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只是在脑子里翻江倒海地思忖：丈夫松板此刻在什么地方？两日未归，是吉还是凶？

蒙娜和松板的独生子名叫岩英，今年刚满十岁。此刻，他正坐在火塘旁认真地削着楠竹箭竿。在黝黑的脸膛上，一双大眼睛显得特别亮，那小小的狮子鼻、厚厚的下嘴唇，特别具有佤族少年特有的外貌。他头上的蓝包头，是阿妈捻线给他织的，他衣上的银纽扣，是阿爸用鹿皮向汉人换的，他是

阿妈的宝贝，他是阿爸的心肝。岩英是个懂事的孩子，今夜，虽然他也非常盼望阿爸早些回来，但当他看到阿妈愁苦的神情，便不吭声地坐在阿妈身旁，默默地削着竹箭，每当竹屑跳进火塘时，火光就像闪电在草楼上闪一下。

蒙娜虽然在机械地捻线，心中却为松板的吉凶默默地向至高无尚的“木依吉”祈祷①，一支阿佤族古歌，老在她的心中萦绕，她不禁轻轻地哼出声来：

老林快让开路，
河水快让开路，
你骑着快马回来，
你驾着彩云回来……

当又一缕竹屑从岩英的箭杆上跳进火塘时，借着忽闪的火光，岩英发现阿妈的脸上挂着两滴眼泪。

岩英把竹刀和箭竿放下，把阿妈拉到火塘边坐下，撒娇地靠在阿妈身上，装着很懂事的样子说：“阿爸是人人知道的打虎英雄，不知有多少野猪老熊死在阿爸枪下，还有谁能挡住阿爸的归路？”

阿妈轻轻地抚摩着岩英的头，说道：“这次你阿

① 佤族的宗教信仰，尚处在万物有灵的多神自然崇拜阶段，但有的地方也出现可以凌驾在众鬼神之上的抽象力量，名叫“木依吉”，据说它能主宰人间祸福。

爸是护送木拖王子去汉人的营盘里办事，祖宗传下来的古训你知道吗？‘石头难做枕头，汉人难交朋友’，你阿爸一去两天了，一点音讯都没有，所以阿妈才放心不下呀！”

岩英虽然说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坚信阿爸很快就会回来。

岩英从小记性就好。艾散大魔巴①不做鬼时，就坐在他的草楼前，半闭着眼睛，给孩子们讲述佤族开天辟地的故事，关于路安神如何造天，利吉神如何辟地，这些传说小岩英听了两遍便能复述了。于是，有一天艾散大魔巴来到松板家的草楼下：“蠢笨的黑熊是啃树皮的，灵巧的鹌鹑是吃谷米的，岩英这孩子聪明过人，说一遍他就能懂，说两遍他就能记，就让他跟我学做大鬼吧！”

松板请大魔巴上了草楼，蒙娜为大魔巴端出泡酒②，然后恭恭敬敬地拒绝道：“性情温和的斑鸠在枝头安睡，性情粗野的鹞子到处乱飞。岩英是猎手的后代，不能让祖传的枪法失去传人，等他有了

①“魔巴”是佤族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在部落里是有政治影响的人物，一般由大家选举产生，其条件是能说善道，对本民族的历史和“阿佤理”知道得多，会念咒语会做鬼。

②一种佤族特有的酒类，其做法是将小红米煮或蒸熟后，放上酒药，盛于罐内，饮时将发酵的红米舀在竹筒内，掺上冷水即成。

弟妹后再随魔巴去学做大鬼！”

火塘里的火逐渐暗淡下去，本来就被烟子熏黑的屋顶，此刻显得更加黢黑，蒙娜从槟榔袋里取出一块槟榔放在嘴里慢慢嚼着，耳朵一直聆听着草楼下的脚步声，而岩英已靠在妈妈怀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这孩子虽然略显瘦弱，但却机灵异常，从小随父亲松板学习刀法和枪法，松板教岩英射击，专门从山下坝子傣族商人那里买来一束香，每夜令岩英对着香火瞄准。据松板说，只有在百步之外看到忽隐忽现的香火变成一团火球时，眼法才算及格。一般火药枪的瞄准器都有误差，松板教岩英射击时用的枪是父亲早些年在班老丫口从英国鬼子手里夺来的半自动步枪“大花篮”。这种名贵的步枪，在米沙部落只有两支，一支在木拖王子手里，另一支是父亲临死之前交给松板的，每当握着这支枪，松板心里就涌起一种悲愤而又自豪的感情。

在岩英的记忆里，阿爸不知多少次对他说起这支“大花篮”的历史，但岩英从不腻烦，每次阿爸讲完，父子俩围着火塘总是传来传去地摩挲着“大花篮”滑亮的枪身，仿佛在体味那战乱的岁月给人带来的苦乐。

十五年前，那时木拖王子还年富力强，他和松板的阿爸格楼定是形影不离的伙伴，两人从小就在一起掏雀窝，下扣子套竹鸡，长大又常在一起撵山

打猎。在与果洛大寨械斗中，老王子被果洛人的毒箭射死，大家才公推木拖作为米沙部落的王子，从此，格楼定便成了木拖最得力的帮手。

在十五年前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个骑手大汗淋漓地带着班洪王子和班老王子联合发出的求援刻木来到米沙部落，小木板上刻着三把长刀，木板后面贴着二十四片鸡毛，表示十万火急。骑手又用口头补充了求援的原因，木拖王子立刻命令格楼定擂动木鼓召集全部落老少商议出征。

急促的木鼓声立刻召来了全部落的男女老少，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齐涌到寨子正中的一块土坪前，在火光映照下，披散着蓬发的木拖王子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布了紧急动员令：

“乡亲父老们，洋人杀到我们阿佤山来了，烧了我们的寨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来挖我们阿佤山的银子，班洪和班老的乡亲们正在和洋人血战，我们米沙人不能见死不救，每家出一个汉子，其余的留下守寨，现在回去准备刀枪和干粮，等艾散魔巴看完鸡卦①就出征！”

那一天，艾散魔巴排的鸡卦特别吉利，是十六

①看鸡卦是佤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凡事都要看鸡卦而后行，看卦时由魔巴提一鸡念咒后，用竹签将鸡戳死，取出鸡的腿骨，再用四根竹针顺鸡骨上的骨孔插进去，从呈现的图像来辨吉凶。

卦中的“波阿排”卦，主远行吉利，不病不痛。

那一年，松板才十四岁，背着弩箭，提着长刀也要跟着阿爸出征。格楼定见儿子虽然瘦小，但却英武倔强，心里十分高兴。但木拖王子却不允许未成年的人去参加这次激烈厮杀的远征，而且部落里也要留下一些人守寨，以防和米沙部落有冤仇的果洛大寨前来偷袭。

当夜，一百多条阿佤汉子，在木拖王子的带领下，擎着火把，渡过滚滚的小黑江，朝着班洪方向杀向英国侵略军的营盘。

这是一场悲壮、英勇而又空前激烈的厮杀，十几个部落的阿佤人，持着强弓硬弩，挥着长刀长矛，怀着保卫家乡的壮志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用最原始的战斗武器去和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进行战斗。

在攻打班老丫口的血战中，木拖王子左手挂了彩，他把全部落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格楼定，在武器精良的英国侵略军阵地前，倒下了一批又一批英勇的阿佤汉子，但进攻并未停止，最后，格楼定带着两个弓弩手，爬到了侵略军阵地右侧的一座悬崖背后，悄悄瞄准敌人的机枪射手，接连射倒几个侵略军。敌人的机枪一停，格楼定立刻指挥大家冲了上去，满山的阿佤人举着长刀长矛，嘴里“啊啊”地呐喊着，朝着惊惶逃窜的侵略军追去。格楼定跑在

前面，嘴里不断叫着“杀呀！不准留下一个活的！”英国兵腿长，逃命时像鹿子一样快，两个跑得稍慢的敌人被格楼定追上，一人一刀砍翻在地，格楼定拾起敌人的枪，竟然是两支可以连续射击的“大花篮”。

受伤的木拖王子也随后跟了上来，只见阵地上遗留下许多侵略军的尸体和武器弹药，他看着格楼定挥舞长刀砍杀敌人的英姿，不由轻声赞颂道：“好兄弟，英雄！”

为了掩护撤退，英国侵略军又在前面一个丫口进行阻击。有了刚才迂回取胜的经验，格楼定不再硬性强攻，他把缴获的“大花篮”送了一支给木拖王子，便带着人向侧面迂回，格楼定是出名的神枪手，当“大花篮”清脆地响起时，敌人掩护撤退的人员已经倒下了一片。

“弟兄们，冲呀！把洋鬼子赶出阿佤山！”听到格楼定的呼喊，满山遍野的阿佤汉子又潮水般向逃窜的英国侵略军追去。

就在格楼定带领追击的时候，突然飞来一颗流弹，跑在前面的格楼定一跤跨在山坡上，追击的阿佤人停了下来，一齐向自己的英雄涌去。

鲜血从格楼定的胸前涌了出来，他挣扎着坐起来，用手指了指敌人逃窜的方向：“追，快追！”

这时，木拖王子也来到格楼定身边，他弯下身

去，用左手把格楼定扶起来靠在自己的怀里，格楼定又指了指山坡：“追，杀尽洋鬼子！”

木拖王子立即下令：“不要围着，统统去杀洋鬼子，为格楼定报仇！”

“杀呀！啊啊！”人们怀着满腔怒火，又重新向敌人逃窜的方向追去。

木拖王子用头套给格楼定包伤口，但还是止不住汨汨外流的鲜血，山坡上的草叶，已经染红了一片，格楼定昏迷了一阵，又醒过来。他眼睛里的光泽在渐渐减退：“木拖大哥，我俩是……从小的……伙伴，松板还小，你要多关照……这支大花篮，交给他，贴上十片鸡毛①！叫他记住……阿爸的仇……”

英勇的格楼定渐渐闭上了双眼，木拖王子像一个孩子一样嗷嗷哭了起来，沿着英国侵略军狼狈逃窜的方向，英勇的阿佤人漫山遍野地追赶着，牛角号在响，猎犬在叫，人们仿佛是在围猎一群野兽一样地呼叫着。格楼定的嘴角留下一抹浅浅的微笑，在阿佤山的夕阳映照下，显得格外悲壮。

当松板从木拖王子手里接过阿爸遗留给他的“大花篮”时，这个矮小的阿佤少年，一下变得成

①阿佤族猎手，在射死一头较大的野兽时，便在枪托或弩柄上贴一片鸡毛，贴十片鸡毛意味着格楼定射死了十个野兽般的敌人。

熟起来，他不但继承了一支“大花篮”，也继承了阿佤汉子英勇、正直、疾恶如仇的精神财富。

河水一年年流过，小树一年年长高，十五年过去了，松板的“大花篮”上已经贴满了鸡毛，有一次米沙部落背后的大黑山虎害猖獗，几个进林子拾磨菇的妇女和儿童，都被葬身虎口，松板牵了一头小猪到老林里去做钓饵，在大树上整整等了一天一夜，当老虎听到小猪的叫声赶来饱餐时，松板举起了他的“大花篮”，一枪就击中了猛虎的脑袋。傍晚，当岩英陪着阿妈把用芭蕉叶包好的虎肉送给各家各户时①，全家人都感到莫大的愉快和光彩。从此，许多部落都传颂着打虎英雄松板的若干传奇性的故事。

木拖王子对于松板，常常流露出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亡友格楼定临终时的嘱托以外，还由于松板超人的勇武和机智，使他深深地钟爱这个晚辈。除此，木拖还暗暗认定，下一次部落要是选王子的话，松板便是最合适的人选。本部落许多对外事务，他常常带着松板一起去，一来松板可以保护自己，二来松板常常会给自己提供许多对部落有好处的意见。

①阿佤族古规，寨人杀牛或猎到较大的野兽时，都要把肉分送给本寨的所有人家，如外人碰到打猎或分肉时，也有一份。

三天前，居住在阿佤山边的蛮岗部落王子派人送来了甘蔗和黄蜡，表示友好，另外还附了一份驻扎在山外国民党军张司令的请帖。

蛮岗部落地处阿佤山边，和山外的汉族、拉祜族、傣族常有往来，部落里有不少人懂得汉话和傣话，他们甚至还学山外的民族，栽了一些水稻，成了阿佤山较富裕的部落。蛮岗部落的使者能说会道，他说新来的国民党军张司令，不同于过去的老黄狗①，他待人和善，和蛮岗王子结拜了弟兄。最近，从澜沧江东边来了共产党的军队，这些人比当年的英国佬还要坏，他们要把阿佤山全部烧光，把阿佤人全部抓去炼人油。张司令的部队就要到外国去了，走前他决定拿出一百条快枪送给各部落保境保寨，明天请各部落的王子到张司令的司令部去商量分枪大事，哪个部落缺席，它名下的枪就分给其他部落。

蛮岗王子的使者临走前一再叮嘱木拖王子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否则将来共产党派兵来烧寨抓人时没有武器抵抗。如果周围的部落分到了快枪而米沙部落没有得到，将来在打冤家械斗中就要大大吃亏。米沙部落在班老攻打英国佬的赫赫战果，蛮岗王子深为敬仰，所以才希望木拖王子按时前去领枪。

①老黄狗，是边疆人民对国民党军的蔑称。

就像一滴水溅进油锅，蛮岗王子的使者离寨不久，整个米沙部落立刻沸腾起来，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好事天降还是祸事临头？同年龄的男人和同年龄的女人，三个一堆、五个一伙，都纷纷议论这件事；大家都在动用自己的记忆和经历，掂量这件和部落的兴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

艾散大魔巴的草楼上，此刻正在召开全部落的决策会议，木拖王子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绞尽了脑汁，但还是得不出一个结论。

“人不能决定的东西，就问问鬼神吧！”艾散大魔巴最后说。

于是，大家议定杀鸡看卦吉凶。

有人捉来一只公鸡，大魔巴用熟练的动作，很快用竹签将鸡戳死，抽下腿骨排出的卦图是“瓦戛瓦戛”，大家一看，脸上都露出笑容，此卦的意思是在家不好出门好。这样，木拖王子便根据鬼神的决定，由松板跟随保护，告别全部落的乡亲，向山外走去。

火塘里的火快要熄灭了，蒙娜连忙用柴灰将火种捂好，小岩英已靠在她的身上睡着了，他的小狮子鼻在微微颤动，发出均匀而又轻微的鼾声。蒙娜不由也打了一个呵欠，阿佤山的夜渐渐深了，被夜露浸湿了羽毛的波多鸟，在啾啾地叫着，像一首催眠曲。

突然，蒙娜和岩英都惊醒过来，一阵急促的木鼓声正在摇撼着米沙部落的每一座草楼，蒙娜推开竹门一看，寨子正中已点亮了火把，许多人正从草楼上下来。

“阿妈：是什么事情？”小岩英困惑地站在蒙娜身后问。

“快，披上毯子，鼓声很急，肯定出了大事！”

岩英连忙挂上了他的小长刀，背上竹弩，像一个小战士一样随阿妈奔下了草楼。

木鼓声直到把全寨人都紧急集合起来后才停止。

在火光的照耀下，从木鼓房内走出一个阿佤汉子，头发蓬乱，满身伤痕，脸上沾满了血迹，身上的衣裳已经撕烂，可以看出是刚刚进行了一场搏斗归来！

一见这位阿佤汉子，岩英不觉惊叫起来：“阿爸！阿爸！”

蒙娜的心突然一紧：“松板孤身回寨，不见木拖王子这是怎么回事？”

松板来不及给妻儿打招呼，一步纵上寨中的一个土包，大声说道：“乡亲们，我们中了老黄狗的奸计，老黄狗扣下了我们米沙和其他部落的王子，限三天之内每个部落交出五驮大烟赎人，三天不交就要杀人……”